


現代文學典藏系列

張秀亞散文精選

張秀亞 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

綠蒂 主編  
張秀亞 著

# 張秀亞散文精選

臺灣商務印書館

現代文學典藏

## 張秀亞散文精選

---

叢書主編◆綠蒂

作者◆張秀亞

發行人◆王學哲

總編輯◆方鵬程

主編◆葉癸英

責任編輯◆吳素慧

校對◆李宜修

美術設計◆吳郁婷

---

出版發行：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
電話：(02)2371-3712
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056196

郵撥：0000165-1

網路書店：[www.cptw.com.tw](http://www.cptw.com.tw)

E-mail：[ecptw@cptw.com.tw](mailto:ecptw@cptw.com.tw)

網址：[www.cptw.com.tw](http://www.cptw.com.tw)

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

初版一刷：2008 年 6 月

定價：新台幣 220 元

---



ISBN 978-957-05-2281-5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# 如夢中的星光

## ——母親的作品

當我看到臺灣商務印書館寄來的母親新書，《張秀亞散文精選》之校稿大樣，內心感到十分高興。

自母親二〇〇一年離世後，在台北及美國的文藝文友集會中，與綠蒂先生有好幾次機會見面，他每次總不忘提到想為我母親做些事。綠蒂詩人非常欽崇及尊敬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，當時他身為台北中國文藝協會的理事長，也有心要推動些有意義的文化活動。大約一年前吧，他打長途電話來，告訴我臺灣商務印書館有意要出版「張秀亞散文精選」集，並由綠蒂主編，我聽了自是欣喜。我覺得作家最珍貴的寶藏就是作品，能將精采的美文結集，展現在讀者眼前，是最好不過了。

此集〈深情篇〉中，「父與女」、「風雨中」、「慈母」、「寫給小若瑟」、「秋燈」、「溫情」等篇，分別選自《牧羊女》，《凡妮的手冊》及《曼

陀羅》等書，這些文章曾多次被各種選集及教科書轉載，可見「英雄所見略同」，好文章是值得再讀的。

二〇〇七年八月號的《文訊》雜誌刊載，五〇年代由「十萬青年票選」出來，青年最喜閱讀的十部散文集中，母親的書就囊括了三部，除了《三色堇》外，上面提到的《牧羊女》及《凡妮的手冊》也包含在內。名詩人，名編輯痲弦在青少年時，走了許多條街，就是為了買一本《牧羊女》，在二〇〇〇年，他將他數十年前作的「牧羊女札記」影本寄給《牧羊女》作者，帶給我母親極大的快樂。

散文大家陳之藩當年仔細看了「父與女」一文後，曾寫信給我母親，提到她的文句「父親的墓上已長過幾次青草，飛過幾次雪花。」陳先生說：「您的文章已超出了人道的範圍，您自己是椎心泣血，讀者則每為之廢食雪涕，古人云：『有筆如刀』出處原來在此。」信尾他又說：「祝你鄙夷人間，欣賞自己！」直到最近陳先生給我的信上也常提我母親的文章及譯作，作家在寫作路上有知音如此，人生當可無憾。

〈深情篇〉中，「父與女」、「秋燈」、「慈母」這些篇章是描述有點兒倔強的年輕女兒，與深愛女兒的老父母之間的互動及對話，令人會心低迴，許多

讀者都表示喜歡，不但是文學中的經典之作，讀者們在文中也或多或少看見自己的影子。

每次讀「風雨中」，淚珠總在眼眶中滾動。那個颱風天，狂風暴雨下，母親帶著我們的小狗來接我們小兄妹放學，那景象，已深印在腦海中不會忘記。有母親的愛與呵護，我們一生都感到幸福。

「寫給小若瑟」一文感動了不少人，母親寫著：「小若瑟，在夢中你輕輕的呼喚我一聲好不好？就在今夜的夢裡！」「來吧，孩子，每天在夢中，媽媽以思念為你織造了一條絨毯，走過來吧，自天邊悄悄的走入我夢的邊緣。」看了這些溫暖又令人鼻酸的句子，已體會出何謂「母子連心」了。小若瑟是我的大哥哥，如今母親與他在天國相聚擁抱，母親對小若瑟不再有任何遺憾了吧！按照排行，最近當選紐約中華公所主席的于金山是我第二個哥哥。

「生命的長流中迴瀾與浪花」，是母親自述其幼年時代之事，也可視為她自傳的一部分。

「月依依」中有母親寫的「請一丸白月，為我指點興亡。」這樣的句子。為

此，陳之藩先生也曾問過她：「哪來的這銀泉般的靈感呢？」

「窗外的黃蟬」及「楚辭及水蘆花的聯想」均選自《人生小景》一書。「大龍河畔的尋夢者」是寫母親的第一本書出版經過，特別有意義。文中的老師當是指早年對她鼓勵甚多的《大公報》、《益世報》的編輯吧。

那篇「溫熱的小手」可看出作家多麼珍視小讀者所付出的一份情誼，因文字牽引出的感情，十分溫馨可愛。

寄文友沈櫻的「淺藍的郵簡」，這封信本身就是篇絕佳散文！由信中可看出女作家文友間談文說藝，互動的情形。由於她們三位年輕時，接觸三〇年代的作家作品較多，母親和林海音及沈櫻經常聊三〇年代的作家及文學作品，一聊就是幾個小時。沈櫻和母親又常談些好的散文及翻譯，文友的書信中似可讀出縷縷友情的淡香，多麼可貴啊。

有「絕世聰明，絕世癡」之稱的郁達夫，正如書中所言，郁氏作品「許多篇章中確實有著灰頹的傾向及感傷的情調，而這篇『遲桂花』在基調上則是不同。」正如作者說的：「『遲桂花』是一篇充滿了感情的文字，表現的是『發乎情，止乎禮』的一段愛情故事。」

「牧羊女·牧笛·我」，母親平日文常以「牧羊女」自喻，她一生愛好大

自然，「嚮往心靈無塵，單純，潔淨，如同牧羊女一般。」

「小花與茶」是母親晚期作品，在聯合報刊出後，有細心的讀者察覺這是作者以「意識流的筆法」為自我創新之作，母親同意這樣的說法。此文值得喜愛張秀亞作品的讀者研究細讀，同時可體會出「有詩，有音樂，自那瓣瓣心心的文字流溢出來。」

「古城到山城」原載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中華日報，後由北美世界日報轉載。「迴旋曲」是篇長序，原載中央日報副刊，這兩篇文章均可看出他（她）們那個時代的青年，如何自創前程，表現出的氣魄與勇氣，由文中也讀出大時代的歷史痕跡。

「靜夜回想」，回歸到一個天真的中學小讀者，因著喜愛文學，如何由天津坐火車去看心目中儀的作家的情景。母親晚年身體較弱，從本書內的「小花與茶」至「靜夜回想」，這些後期的作品均未在國內整理結輯成單行本，殊為可惜，（所幸多篇未結集作品目前已收入二〇〇五年出版的《張秀亞全集》十五大卷中了）。這次選出一些未結集的篇章，對讀者應有些新鮮感吧。

讀完這本精選集後，感到文中許多字字句句都像「夢中的星光」，在心中閃亮繚繞著……。應臺灣商務印書館之邀，今天寫下我所熟知與母親作品有關的



文、人、事，也算是我的讀後感吧，但在母親書前，還不敢自稱之為序言也。

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本著一向出好書的傳統，樂意將這本《張秀亞散文精選》出版，呈現給廣大喜愛文學的讀者。

謝謝綠蒂先生熱誠費心地編選這本書。

于德蘭 二〇〇八年寫於美國加州

# 目次

如夢中的星光

——母親的作品

于德蘭

## 卷一 深情

一、父與女	0 0 3
二、風雨中	0 1 0
三、寫給小若瑟	0 1 5
四、慈母	0 2 1
五、秋燈	0 2 5
六、生命的長流中洄瀾與浪花	0 3 2
七、溫情	0 4 3

卷二 愛好大自然

一、月依依·····	0 4 9
二、窗外的黃蟬·····	0 5 5
三、楚辭及水薑花的聯想·····	0 5 9

卷三 文友與書

一、大龍河畔的尋夢者·····	0 6 3
二、溫熱的小手·····	0 7 1
三、淺藍的郵簡·····	0 7 6

——寄沈櫻

四、郁達夫及其〈遲桂花〉·····	0 8 2
五、牧羊女·牧笛·我·····	1 0 4
六、小花與茶·····	1 0 9

七、自古城到山城…………… 133

八、迴旋曲…………… 145

——《藍與黑》的外在與內在的世界

九、靜夜回想…………… 169

——凌叔華與我

卷一  
深情



# 父與女

六十二歲的父親，竟踏自行車走六百里的路來看我……，我只呆呆的偏仰著臉……

為翻尋一件秋衣，無意中又在箱底看到了那條圍巾，那是用黑色絨繩結成的，編織著寬寬的條紋，……在這素樸的毛織物裡，編織著我終生難忘的故事。

是十多年前了，一個風雪漫天的日子，父親自故鄉趕來校中看我。

他著了件灰綢的皮袍，衰老的目光，自玳瑁邊的鏡片後濾過，直似秋暮夕陽，那般溫愛，柔和，卻充滿了感傷意味……。他一手提了個衣包，另一隻手中呢，是一只白木製的點心盒，上面糊了土紅的貼紙，一望而知是家鄉的出品。

那寬敞的會客室裡，在這大雪的黃昏，是如此冷落，只有屋角的長椅上，並坐著家政系的儀和她的男友。他們在寫意的輕彈著吉他，低聲吟唱之餘，時而飄來好奇的目光，打量著我們父女。

父親微微佝偻著身子，頻頻拂拭著衣領、肩頭殘留的雪花說：

「自從古城淪陷，不知情形如何，我和你母親時刻記掛著你，只是火車一直不通……我真埋怨自己，當年只埋頭讀些老古書，自行車都不會騎，不然，阿筠，爸爸會騎自行車來看你的啊……」

外面仍然飄著雪，將窗外松柏，都漸漸砌成一座銀色的方尖塔，那細弱樹枝，似又不勝負荷，時有大團的積雪，飛落上空階。……隨了那蒼老的聲韻，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圖畫——一個老人，佝偻著脊背，艱難而吃力的，在凝凍了的雪地上，一步一滑的踏著一輛殘舊的自行車……。六十二歲的父親，竟想踏自行車走六百里的路來看我……，我只呆呆的偏仰著臉，凝望著那玳瑁鏡架後夕陽般的溫愛、柔和、感傷的目光，勉強做出一絲微笑，但一滴淚，卻悄悄的自眼角滲了出來。

父親自衣包中取出我最愛讀的《飲冰室文集》，同母親為我手縫的花條絨襯衣，他轉身又解開那點心盒上的細繩，裡面，是故鄉的名產——蜂糕：

「你母親說，這是你小時候最喜歡吃的東西……。」他拿起一塊，放在我的面前，又擺到我的手上。呵，那為煙蒂薰染得微黃的衰老的手指，此刻還似在



我的眼前晃動……。

當時，也許是我的虛榮造成了我的靦腆吧？在那衣著入時，舉止瀟灑的兩個男女同學注視下，（那時而自長椅上飄來的目光，對我直似在監視了！）對著這故鄉土物，好像有什麼梗在喉頭，竟無法吞嚥，只窘迫的漲紅了臉。叮咚的吉他正奏出一支〈南洋之夜〉，婉美的曲子譜出的異國情調，又怎樣揶揄著那一盒鄉土味的蜂糕，又怎樣的揶揄著人間最樸質、真摯的父愛呵！

天色漸漸的昏暗了，我終於拾起那只「原封沒動的」點心盒，只和父親說了一句：

「我拿回宿舍慢慢的留著吃吧，天快黑了，我去拿書包，順便請個假到旅舍去看母親！」

到了旅舍，母親正在窗前等著我們。我絮絮的向母親訴說著學校的生活，父親只在一旁翻看著我書包裡的書稿，好像希望憑藉了它們，來了解這逐漸變得古怪而陌生的女兒……。

半晌，父親放下了書，吸了一口煙，他囁嚅著似乎要說什麼話，卻又在遲疑著：